湖北 武汉

比新闻更从容，比学术更及物

□代亮

要回答“何谓副刊”，必须先拆解“副”字的两重含义。一重是位置之“副”：它排在新闻之后，居于报尾，不承担即时信息传递的功能；另一重则是价值之“副”——它常被默认为新闻的补充、正刊的余裕，甚至是可有可无的文化点缀。前一种“副”是编排事实，后一种“副”却是自我矮化。

副刊史上真正值得珍视的时刻，恰恰是它拒绝了第二种“副”的时刻。《申报·自由谈》在黎烈文手中成为社会批评的锋刃，《晨报副刊》托举起《阿Q正传》，《新华日报》副刊让《甲申三百年祭》获得撼动现实的力量……这些副刊之所以进入历史，不在于它们“配合”了新闻，而在于它们以文学和文化的方式，开辟了一个新闻难以抵达的公共思想空间。

因此，副刊的本质不是“新闻的延长线”，而是报纸内部的一个公共文化空间。新闻提供事实的即时切片，副刊则提供对时代精神状况的深描、辨析与沉淀。新闻追问“发生了什么”，副刊追问“这究竟意味着什么，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自身”。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说纸媒与电子媒体竞争，“唯有深耕细作与文苑英华”是仍可依凭的优势，正是此意。

明乎此，办好副刊的路径便不再是从“如何保住一块版面”出发，而是从“如何经营一个不可替代的文化空间”出发。这至少涉及三重自觉：

第一，在内容上，从“文采自足”转向“文采与思想并重”。副刊当然需要好文字，但仅仅“写景抒情散文”式的文采，已不足以让它在信息过载的环境中立足。当下不少副刊的内容困局，正在于把“文学性”窄化为风花雪月的修辞，回避了杂文、文艺评论、特写、报告文学这些本来具有思想锋芒的体裁。陈平原提“重文采，也重观点”，切中肯綮。副刊文章要短小精悍、旗帜鲜明，让文采服务于判断，而非替代判断。鲁迅式的杂文传统，袁鹰所说的“有声”——反映人民声音、时代脉搏，有思想锋芒——不是要求副刊变成评论版，而是要求它保持对现实问题的文化敏感与批评勇气。没有这一层，副刊的文字再精致，也不过是另一种装饰。

第二，在作者生态上，从“名家的园地”转向“苗圃与高峰并存”。副刊容易陷入两种惯性：要么依赖名家撑场，要么在熟人圈子里循环。孙犁主持《天津日报》副刊数十年，最核心的编辑思想是“苗圃”论——副刊不仅是发表成品的地方，更应是发现人、培养人、陪伴写作者成长的地方。这与“重视名家，不薄新人”并不矛盾，而是要求编辑具备一种主动的生态意识：名家保证品质的高度，新人保证文学生态的活水。更重要的是，在算法推荐制造“同质化阅读”的时代，副刊编辑的职责恰恰是“为读者找到好文章，给作者觅到好园地”，让那些别具一格、暂不合众的思考获得面世的机会。

第三，在传播上，应坚持“守正”驾驭“融合”，而非以技术消解内容。融媒体转型已是副刊存续的必答题。《羊城晚报》副刊《花地》打造“可动、可听、可参与”的多维体系，《人民日报》副刊《大地》建立“一次采集、多种生成、多元传播”的流程，都说明副刊完全可以借助新技术拓展表达方式与抵达范围。但这里有一条底线：融合是让优质内容获得更多入口，而不是让入口反过来规定内容必须浅薄。倘若为了“可动可听”而把副刊降格为短视频文案的纸质残留，那便是以技术之名完成了对副刊灵魂的自我阉割。副刊的融媒体转型，应当始终服务于一个目的：让那些需要沉静阅读、值得反复思量的文字，找到它在数字时代仍然能够抵达的读者。

归根结底，副刊的存续理由不在报纸的版面上，而在一个社会是否还需要一种介于新闻之“快”与书籍之“慢”之间的文化写作。它比新闻更从容，比学术更及物，比自媒体更负责任。办好副刊，无非是让这个空间保持它的本来品格：以文采承载判断，以园地滋养写作者，以技术延伸而不扭曲它的声音。能做到这一点，副刊便“副”得其所；做不到，给它再多的版面，也不过是一张精致的空纸。

美国

在海外，我用手机看《花地》

□陈灿富

过往的年月，如果在城区家里，我每天很期待的一件事，离不开听到邮递员将报纸投进报箱里“啪”的轻响。拿起钥匙开箱取报，就见厚厚的一堆报纸，其中就有《羊城晚报》。记得有朋友笑我说：“每天将‘羊晚’搬进家里，就让你付出不少气力吧！”这话不假。

《羊城晚报》曾经版面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有《花地》《晚会》《家庭》《连载》等众多文化艺术板块。逢节假日，版面数更是逾百，捧在手里沉甸甸的，既似一本厚重的杂志，又似一位不肯精简言辞的老朋友，执意要将天下事、人间情，一页页铺陈在自己的面前。

可气力归气力，心里面相当满足。那份满足来自于“羊晚”的《花地》。如一位文友说的：“单看羊晚副刊‘花地’的名字，就是文化大观园，刊出的文字就似在岭南的田埂上、乡村榕树下、小河码头边自然生长出来的，响亮且引人！”我常常先翻《花地》，再读新闻。新闻让人知道天下发生了怎样的事情，《花地》使人品读身边生活中的各种味道，一篇散文，一首短诗，一段关于旧街老铺的回忆，有时比头条新闻还能吸引人。

我也曾在地方报社工作过，主编过文艺副刊《北峰》。那时年轻，心气高，总觉得副刊小，属于一张报纸的眉眼。新闻为“骨架”，副刊是“神情”，就似“红花配绿叶”。骨架可以“硬朗”，神情不能“木讷”，于是尽力而为在有限的版面，办出一点“可读性”，改稿、配图、排标题等，样样不敢马虎。

随着日子的流逝，而今眼见着众多报纸副刊被大量压缩，甚至取消。有的报纸提前声明“不发稿酬”，语气坦然得使人酸凉。有的副刊还留着，但被挤到不大起眼的角落。此外，让人无奈的还有，若有广告，首选的替代版面往往又是副刊，随时随地可以让步或被裁剪。

我时不时想到，新闻记录的是“发生了”，副刊记录的是“感受过”。一个社会若只关心发生了何事，不再关心人们如何感受、回忆、讲述等，那报纸真的缺乏“精气神”了。

自从来到国外工作生活，所见的现状令人感慨不已。纸质媒体的发达，并不像我原先以为的凋零不堪。别的不说，某些鼎鼎大名的英文报纸，每天十多个文艺文化版面少不了。最让我这个华人读者倍感亲切的，比如在美国很受华侨华人喜爱的中文日报《世界日报》，每天几十个版面，其中《家园》《上下古今》《小说世界》《世界副刊》，还有文化娱乐等多个文艺版面，依旧稳稳当当地占着最为重要的位置。每周随报附送的《世界周刊》，整版且大量刊登《生活》《谈艺》《旅游》《悦读》之类的文字。版面不喧哗，不抢眼，俨然一张安静的书桌摆在那里，等人坐下来。这不单单赢得了大量读者，也培养了很多华侨华人作家。可以说，副刊于此不只是报纸的一部分，犹如一个社区，一所驿站，一个让来到异国他乡者热爱阅读的地方。

在海外，我借助手机下载《羊城晚报》的App，经常直接翻到《花地》版阅读，上面有我熟悉的版名，熟悉的气息，只是少了纸张的触感以及翻页时的窸窣声。每次还乡旅游，我特意去买“羊晚”纸报品读。摊开报纸，一阵油墨香扑面而来。

不过翻着翻着报纸，我心里面总会生出一种期待，期待曾经被压缩的副刊重新舒展开来，被广告挤走的位置重新让给一篇散文、一首诗、一段关于老街的回忆。窃以为，一个愿意给副刊留版面的社会，也会给广大读者留存美好温暖的时光。

加拿大

副刊里的乡愁

□孙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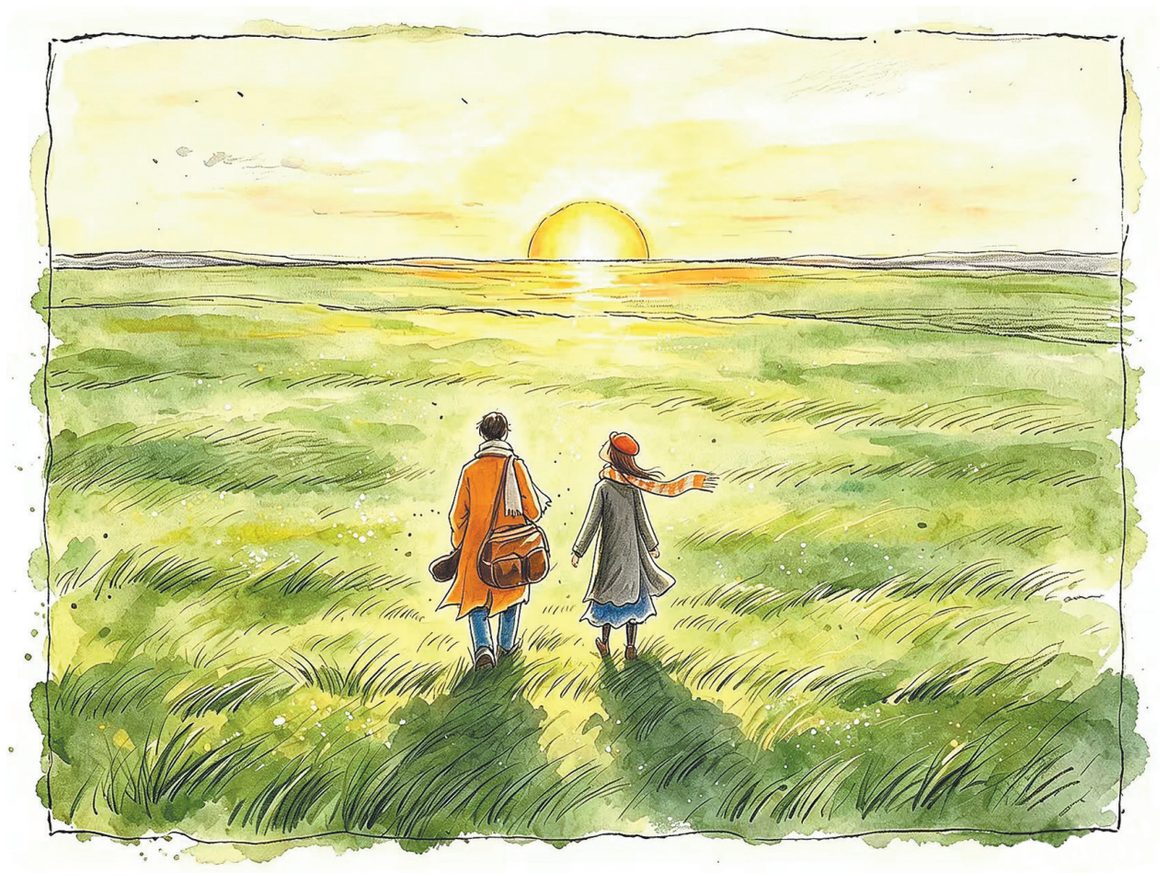
弹指一挥间，漂洋过海36年了。来到加拿大后，我先后担任了两份大型日报的新闻编辑，目下仍在网络电视台担任总编工作。坦诚说，海内外中文日报的新闻版面内容大同小异，只不过处理手法各有侧重。倘若要看一份报纸的个性和特色，非副刊莫属。

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我从小阅读《新民晚报》长大。1990年出国后，常想办法托亲友带《新民晚报》到加拿大来，既读报又解乡愁。有时实在没有熟人来往中加两地，只好靠回国疯狂补读《新民晚报》，一看就是好几天，那真叫过瘾！大约在1998年底，《新民晚报》推出了电子网络版，对海外游子来说，真是莫大的福音。从此，我每天都在网上继续以往的阅读习惯。《新民晚报》最吸引我的是社会新闻和《夜光杯》副刊。

俗话说：“青年写诗、中年写小说、老年写散文。”虽然尚未正式步入老年，近年已着迷散文、杂文的写作。2018年8月起，我开始为各大副刊撰稿，不少作品登上了海内外的著名副刊，包括《羊城晚报》《北京晚报》《今晚报》《文汇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劳动报》《新快报》《广州日报》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，香港《星岛日报》《大公报》，宝岛《中国时报》《人间福报》，北美《世界日报》《侨报》《明报》等。

其中，《花地》副刊是《羊城晚报》旗下的标志性文艺品牌，创刊于1957年。其名源自广州千年花乡，寓意文学百花齐放。作为中国新闻与文学界底蕴深厚的文化园地，它始终坚持“厚名家，不薄新人”，曾汇聚秦牧、陈残云等文坛大家，承载着浓郁的岭南文化与市井烟火。近年，本人有幸在《花地》发表了十多篇拙文；在2021年由《羊城晚报》主办的“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征文大赛”中，我凭借散文“你若盛开，蝴蝶自来”摘得三等奖，也是海外唯一获奖者。

最近几年，各大报纸先后推出了App、微信公众号，手机上就可阅读，方便又快捷，深受我的青睐。有时拙作上了著名副刊的微信公众号，海内外的传播速度之快，难以想象。但是，由于我以往长年有看纸媒的习惯，至今还是每天上网看各大副刊的PDF版，包括《花地》。电脑上放大阅读全版，就像手捧一份真报纸，既亲切又可领略报纸的气势，也可窥见编辑的风格。有时在刊登拙作的版面上，见到熟悉的“左邻右舍”，心情格外高兴，他们有的是我尊敬的知名作家，有的是我的老师、同学。老友在方寸之地“相聚”问好，岂不美哉？



AI制图

江苏 盐城

不跟风，但不离烟火

□王大庆

从20世纪九十年代起，我就和《羊城晚报》结下了笔墨情缘。陆续在《花地》《晚会》版面发表了散文、随笔、小品文、小小说等50余篇。那一个个版面，题材鲜活，气息家常，既是文学爱好者的园地，也是普通读者的精神慰藉，至今回想，依旧感念。

时代变迁，媒体生态悄然转变，报纸版面几经调整，不少老牌副刊栏目压缩、合并，有的干脆消失不见。留存下来的一些副刊，慢慢走向精致化、小众化，题材偏于文人雅赏，多是偏向小圈子的审美表达，离寻常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远。

在我看来，办好报纸副刊，关键一句话：副刊要杂。

这个“杂”，不是芜杂散乱、良莠不分，而是兼容开阔，面向大众、扎根烟火。报业老话讲，新闻迎客，副刊留客。新闻仗时效和事件，第一时间抓住读者眼球；副刊不靠冲击性，靠绵长的温情、共情的故事，把读者留下来。一张报纸，新闻是它的锋芒与骨架，副刊则是温润的血肉。骨架支撑格局，血肉承载温度，二者相辅相成，报纸才有完整的气韵。

副刊之杂，首先是题材“杂”。油盐酱醋、烟火日常皆可入文。生活从无边角料，百姓的柴米油盐、家长里短、市井见闻、乡情记忆、人生感悟等，都是最好的创作素材。不必一味追求高深晦涩的小众创作，不必局限于文人雅士的抒情议论。街头烟火、四季风物、家风温情、邻里故事、岁月回望，这些扎根大地、贴近民生的文字，最能引发大众共鸣。副刊的价值，从来不是曲高和寡，而是雅俗共赏，让普通读者读得懂、有共鸣、记得住，才是它长久的生命力。

副刊之杂，也是作者队伍“杂”。当年《羊城晚报》副刊《花地》吸引人，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版面不唯名家，兼容并蓄。名家有文化厚重的篇章，草根作者的真情文字，同样有一席之地。反观现在有些副刊，稿件来源窄，审美趋同，渐渐固化在一个小圈层里，读者面自然越来越窄。副刊应当敞开大门，接纳不同年龄、不同职业、不同阅历的写作者。工人、农民、摊贩、教师、退休人员等，都可以书写自己的生活，不同视角汇聚在一起，版面才有大千气象。

副刊之杂，还在于风格“杂”。兼容多元文体，丰富阅读体验。记忆里的《花地》，散文、小小说、短随笔、杂感、小品文相映成趣，长短错落，体裁丰富，翻开来一页有一页的惊喜。今天办副刊，依然可以延续这样的思路。既有厚重一点的文化随笔，也有短小轻快的生活故事；有沉静的回望，也有鲜活的当下记录。文学性要有，但不能脱离人间；追求审美，却不能脱离大众。让版面灵动鲜活、丰富饱满。

新媒体浪潮之下，很多人说报纸副刊式微。其实副刊不是没有读者，而是容易在转型中找不准定位。不必跟风追逐流量热点，但不能脱离烟火人间；可以讲究文字品质，但不能走向封闭小众。守住“杂”的底色，就是守住副刊面向大众的初心。

广东 广州

报纸的血肉与神韵

□聂长江

近日，拜读作家王蒙先生刊发于《人民日报》的《办气韵生动的副刊》一文，深受触动、倍感共鸣。文章道破新时代报纸副刊的核心真谛：副刊之妙，不在于宏大叙事的堆砌，而在于郑重立意与轻松笔墨的相融，在于人间烟火与书卷风雅的共生，以温润文字传递生活美好、承载人文温度，这便是副刊生生不息的气韵所在。

创刊于1957年的《羊城晚报》，一纸风华，六十余载薪火相传。而享誉海内外的《花地》副刊，便是这份报纸最温柔、最生动的文化底色。在新媒体飞速迭代、碎片化文字泛滥的当下，很多纸质版面渐渐淡出大众视野，但《花地》始终扎根时代、贴近人心，以包容的姿态接纳百态文字、记录人间万象，成为无数读者与作者心中的精神园地，也让报纸始终保有鲜活的生命力与厚重的文化影响力。

于我而言，《花地》不只是一个版面符号，更是安放乡愁、亲情与生活热忱的文字故土。多年来，我持续提笔书写生活里的感动与温情，而《花地》便是我格外珍视的发表园地。

我采写记述家乡战斗英雄王总水的《他参与击落3架U-2侦察机》在此刊发，远居海外的战友见报后，纷纷致电，英雄事迹借着一纸版面传向远方。我曾以木棉花为喻，写下追忆母亲的《心中的木棉花》。木棉花是南国风骨之花，挺拔热烈、质朴赤诚，一如母亲平凡而伟大的一生。寥寥笔墨，寄寓寸草春晖之情，有幸获《花地》刊登，让一份私人的亲情念想，化作可与人共鸣的温情文字。

身在岭南，心系故里，我也曾写下家乡的特色美食与风土人情，将故土的烟火气息、民俗韵味、山水温柔娓娓道来，用文字慰藉乡思。在《花地》，还有许多像我这样的写作者。他们从各自的生活出发，把乡愁亲情、人间冷暖、山水风物、日常体悟一一诉诸笔端。这些文字经《花地》版面传递出去，方寸报纸便成了展示生活之美、传递人间温情的窗口，更多普通人的记忆与情感，也因此有了被看见、被共鸣的机会。

数次与《花地》结缘，让我深深读懂：何谓副刊？副刊从不是报纸的“附属之版”，而是报纸的“气韵之魂”。新闻时事记录时代脉搏、定格家国大事，是报纸的骨架；而副刊描摹人间百态、书写人情冷暖、传承文化文脉，是报纸的血肉与神韵。

互联网时代，信息传播日新月异，短视频、短文案充斥网络，快餐式阅读成为常态，深度文字、真诚表达愈发珍贵。新时代的报纸副刊，想要永葆生命力、扩大影响力，依旧离不开“气韵生动”的坚守与革新。

山东 临沂

多一点思想，多一点“辣”

□何勇

不可否认，文学性是报纸副刊的灵魂，是报纸副刊保持个性、提升品位的重要保障，任何时候都不能弱化。但是，也需要看到，报纸副刊在本质上跟时评版一样，都是思想的交锋阵地。一份报纸副刊的高度最终是由思想性决定的，这也决定了报纸副刊必须兼具文学性、思想性，要兼收并蓄，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。

让人遗憾的是，翻开今天的报纸副刊，多是味道普遍比较单一、“平和”，缺少“辣味”。可以说，今日中国的报纸副刊是文学性有余，思想性不足。

在今天，除了《人民日报》《北京日报》等少数几家报纸副刊外，较难见到“热辣滚烫”的杂文以及具有讽刺批判味道的现实小说，有的报纸公开谢绝杂文、讽刺小说，有的报纸副刊过度美文化、小确幸化，容易脱离时代。这样的报纸副刊，人们看多了只会产生审美疲劳，无法激起读者的共鸣、共情，难以满足人民真正的精神生活需求，也难以回应时代之问，被读者抛弃是必然的事情。

事实上，纵观我国报纸副刊发展史，不难发现，“辣味”的分量很足，思想性非常强。《时事新报》副刊《学灯》、北京《晨报》副刊《晨报副镌》、《民国日报》副刊《觉悟》、北京《京报》副刊《京报副刊》等五四时期“四大副刊”无一例外，鲁迅等很多大家的杂文、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以及具有很强思想性的作品，同样是从报纸副刊开始发表的。

比如，鲁迅代表作之一《阿Q正传》最初分章发表于北京《晨报》副刊，自1921年12月4日起至1922年2月12日止，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。《申报·自由谈》更是成为鲁迅、茅盾等大家发表杂文的重要阵地，使其成为中国近现代报刊史的著名副刊之一，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1933年至1934年间，鲁迅在《申报·自由谈》总共发表140多篇杂文，占其全部杂文的四分之一。

要让报纸副刊“气韵生动”，让读者愿看、爱看报纸副刊作品，增强报纸副刊的读者黏性，报纸副刊必须多一点“辣味”，多一点思想性。